# 四庫全書

史部

# 通鑑續編卷十

元　陳桱　撰

丙寅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 遼大安二年夏天安禮定元年 春二月遡川首領董氊卒養子阿里骨達嗣○閏月蔡確免 右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且言確在熈豐時寃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

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等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

**詔詳定役法**免役法行歲收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初神宗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投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剏免役雖均斂顧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為變顧其間乘王安石策不正用顧直為額而展斂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為言屢疑屢詰

而安石持之益堅由是聚斂小人乘此增取歲入加多民罹其害司馬光執政遂上言按因差役破産者惟鄉户衙前盖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産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奬往往致富何破産之有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户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無役令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来富室差得自寛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顧役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値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伐桑来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差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户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奬

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凡免役之法縱富强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户利於富不利於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寛剰二分已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寛剰元定額外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户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而遞為之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熈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户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應募無顧藉受賕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寛剰此

五害也令莫若直降敕命盡罷天下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有逋逃失陷顧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固有因而破產者為此始作助役法令衙前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法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月收僦直可十五千莊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並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自餘物產約此為準每州椿收候有重難役使即以支給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許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敕務要曲盡然免役行之歲久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為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勿以人言輕壞良

法章悖取光所奏疏畧未盡者駮奏之吕公著言悖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詔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及吕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滑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盖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爾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盖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

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以安燾知樞密院事○以李常為戶部尚書常為戶部或言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于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

章惇免言者論惇欺罔肆辯兇悍輕脫惇不自安及蔡確罷攻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語甚悖戾后怒斥知汝州

罷諸州常平管勾官○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時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法純仁曰去其

泰甚者可也

三月罷免役錢復差役法

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顧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范純仁謂司馬光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

論鄧綰李定罷放于滁州

言者論其姦也

論范子淵罷貶知峽州

初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范子淵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不成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算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再貶峽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

以程

頤為崇政殿説書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召為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説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薫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歳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夏四月韓

**縝免**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吕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覿朱光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不可居相位遂出知潁昌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王安石卒**安石罷相累加司空封荊國公薨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然安石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而安石性强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不克令名以終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

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焉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贓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謹惟懼玷缺外聞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

舉令升朝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焉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赴闕哀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遂命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從

**六月置春秋博士** 從禮部之請也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惠卿知太原志鬱不伸又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世懇求散地朝廷未許右司諫蘇轍王覿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再貶建寧軍

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鄧綰李定蒲宗孟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録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欲下詔慰安反側呂公著復勸焉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令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

宋制銓法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予奪升黜之外又責

官以保任之凡改秩遷資必視舉任有無以為應否至其職任優殊則又隨事立目往往特詔公卿部刺史監司長官即所部所知揚其才識而任其能否上自侍從臺諫館學下暨錢穀兵武之職亦得薦舉其後被舉者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首罷兩府初入舉官法日以容既而以所舉官往往緣求請得之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遂詔內外舉官法皆罷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病之於是不得已而別為之名以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為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

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

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偽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詔皆從之

以呂大防為尚書左丞○陸師閔有罪貶主管東嶽廟

中丞劉摯右司諫蘇轍論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榷茶陸師閔增場榷茶其害過於市易乃貶師閔而遣戶部郎中黃廉使蜀按察廉言師閔所為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園圻將受其敝請榷熙秦茶

勿改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匹朝廷從之

**吳居厚有罪黃州安置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京東轉運使吳居厚掊斂虐害東人不堪詔貶成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以鮮于侁代之司馬光言于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弊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見侁重臨如得慈父母於是悉寬苛細官無廢事而民獲安其生焉

**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砦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内附豈宜靳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畀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

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恥無乃甚于今日乎羣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為國家之憂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欲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耶邢恕亦以為言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才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君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罔聿謨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遂遣穆衍往弔祭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主

八月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伴納

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覿蘇轍交章極論其非光謂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令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録黄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為害也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朱光庭王覿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趂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税輸納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多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

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為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陜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馬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兖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行至則康疾不可為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陜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

也衛尉丞畢仲游予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説動
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
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
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
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説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
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
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
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
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
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為令之策當大舉天
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
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
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
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安
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知其人故其法能行今
欲捄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

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凡弟喜見顔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内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講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

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賛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張璪免

諫官王覿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中丞劉摯亦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

珪黨章惇謟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章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以王令圖領都水事

河北水災詔祕書監張問相度又以知澶州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言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未幾令圖死以王孝先代之

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為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縑帛以奉先祀至於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預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

十一月以吕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摯為中丞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吕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作宣光殿于景靈宮奉安神宗神御也以范鎮為門下侍郎鎮辭不拜鎮時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宫命下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復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禄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黙口不言人過臨大節决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説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熈寧元豐之

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巋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丁卯 二年 遼大安三年夏崇宗乾順天儀治平元年 春正月詔毋以老莊列子命題試士

時科舉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中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請令禁主司不得以老莊列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詔從之

夏四月詔太師文彥博十日一朝議事都堂

彥博累表乞以致仕故也

徐州處士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參軍

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

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以蘇軾薦授是職復賢良方正等科○李清臣免時釐正熙豐之政清臣固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五月夏人寇南川砦圍之○以劉摯王存為尚書左右丞○六月以安燾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夏人寇鎮戎軍○進封李乾德為南平王○韓維罷維被讒出分司南京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罷

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

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由是有洛蜀二黨之說右司諫王覿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爾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呂公著問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公著奏之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

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盖義之與比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授西蕃首領心牟欽氊銀州團練使温溪心爪州團練使○夏人寇三川涇原師敗之○西蕃阿固達誘果莊青宜結據洮州以叛种誼執之歸于京師

阿固達逼果莊使帥其衆據洮州岷州行營將种誼等帥師敗之執果莊檻送京師詔令招其子結㕧齪及部屬歸以自贖而留果莊于秦州論復洮州功誼等遷秩賜賚有差阿固達懼上表謝罪

冬十月貶知懷州賈易知廣德軍

易為右司諫會程顥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請併逐二人且論呂陶黨軾語侵文彦博太后怒罷易諫職出知懷州

及順罷臺諫劾易諂事程頤故有是命

戊辰三年遼大安四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時遣劉奉世冊夏主乾順御史張舜民言夏政亂臣强不宜遽加爵命語侵文彥博太后怒罷舜民御史於是臺諫傅堯俞王巖叟孫升上官均韓川梁燾皆論舜民無罪而右司諫賈易論殿中侍御史呂陶不爭之以為黨附蘇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大怒將加深譴公著以為言易止罷出知懷州同列問之公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至是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

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摇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于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竒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為人所勝者

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令怨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孫固為門下侍郎劉摯為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趙瞻僉書樞密院事

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朋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

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觀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秋九月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冬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禄等行河

王孝先領都水請從王令圖議修減水河王覲言其不便安燾深以東流為是上疏言之於是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宜興役囘之范純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囘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令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彦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王存言方今公私困乏奈何興此大役以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

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豈無黃河為阻耶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説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百祿等上言東西二河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況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於是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閏十二月蜀郡公范鎮卒○初置六曹尚書權官○戶部獻天下民數 天下上戶部主戶一千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

高麗王堯卒叔父熙嗣 謚堯曰懷王

己巳四年遼大安五年己巳春正月罷回河役○二月呂公著卒公著

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吕司空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盖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茍便于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三月胡宗愈免中丞孫覺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翰林學

士蘇軾乞罷許之軾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王覿攻之尤力軾恐得罪乃請外遂出知杭州而以其弟轍代為學士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婿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干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公著甍始得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既而蔡京鎮蜀

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執政不宜崇長又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

夏四月定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舊明法最為下科令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塲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如

詩賦科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令天下學官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五月安置光禄卿蔡確于新州貶御史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于遠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為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言確

怨謗大不敬乞正其罪詔確具析自辨甚悉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執政議寘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越六日貶確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與王存聞之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中丞李常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確至新未幾卒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誤及

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許將爲尚書左右丞忠彥琦之子也秋七月安燾以母喪去位○冬十月御邇英殿聽讀三朝寶訓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至是帝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憂勤此盖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

舉其略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内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寛仁八法以進且曰至於虚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為門下中書侍郎○以范祖禹為翰林學士初祖禹為禮部侍郎聞禁中覔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説外間虚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虚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庚午五年遼大安六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葭蘆

米脂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人来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太師文彦博復致仕彦博居政府無歳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疏彦博至和建儲之議為不然太后命付史館彦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册命宴餞于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来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彦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所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所不逺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彦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尚書左丞忠彦嘗與傳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

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

夏四月孫固卒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傳堯俞每言孫公之淳德司馬公之清節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甍太后深惜之

五月

詔具役法利害以聞

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顧役中户歲出幾何令者差役中户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顧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寛户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户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顧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備

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

以蘇轍為御史中丞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

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於內是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于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

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秋七月夏人來議疆事○冬十一月罷提舉修河司○十二月許將罷

辛未 六年 遼大安七年夏天祐民安元年

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蘇轍為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入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来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西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

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説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太后深然之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 軾治杭甚有惠政民感其德家有畫像且作生祠以報之召為吏部尚書未至會弟轍拜右丞故易是命

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實録 史官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等所修也

夏四月復置通禮科 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為通禮熈寧中嘗罷是科至是禮官以為言乃復置以試士

夏人寇熈河蘭岷鄜延等路○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六月罷翰林

學士承旨蘇軾中丞趙君錫侍御史賈易與軾有隙力攻訐其詩語譏刺太后怒罷君錫及易而出軾知潁州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檢察羣臣久不葬親者詔御史臺臣僚親亡十年不葬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察八月夏人寇懷遠砦○九月夏人寇麟府州○冬十月帝臨國子監釋奠于孔子帝朝獻景靈宮還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一幸焉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建小學于京師以教諸王子弟十一月劉摯罷摯性陗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為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

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于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嘗交章論摯及得書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韓川趙君錫孫升王覿曾肇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趙挺之盛陶龔原劉槩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雄孫路王子韶吳立禮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

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不聽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其職知亳州

行觀天歷○蘇轍罷○傅堯俞卒

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是為難耳欽之堯俞字也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

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

遼生女直屬部畔節度使和哩布平之

和哩布之初立也其叔父伯赫有異志和哩布慮其為變不使將兵但為部長伯赫遂誘國相雅達之子和諾克薩克達及烏春烏木罕為亂且間屬部使貳會和哩布市被甲九十于爪爾佳部烏春將託此為兵端和哩布聞而還其甲於是部人流言曰欲生則附伯赫欲死則附和哩布和哩布聞是語思察向背乃佯為具裝欲有所往者陰使人揚言曰寇至部衆聞者莫知虛實有保於伯赫之家者有保於和哩布之室者和哩布乃盡得兄弟部屬向背彼此之情間數年烏春攻和哩布會天寒大雨冰澌覆地不能進和諾克薩克達亦舉衆至和哩布遣其弟頗拉淑禦和諾克于南而自拒烏春于北頗拉淑屢敗請和于和勒端不獲命烏春以夕雨解去和哩布乃率衆襲和諾克薩克達之家焚滅之殺百餘人而還與頗拉淑合和諾克薩克達

大集諸部復至和哩布乃遣頗拉淑求援于遼希卜蘇借兵於海古勒兄弟會伯赫食於愛妾之父家肉脹咽而死海古勒兄弟貳于和諾克和哩布欲攻之和諾克薩克達之兵已至和哩布謂希卜蘇曰汝其先陣于托果原待吾三揚旗三鳴鼓即棄旗决戰死生惟在今日命不足惜因馳至陣時和諾克薩克達盛强和哩布之士未戰而懼皆植立無人色和哩布陽陽如平常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調麨水飲之有頃訓勵士卒軍勢復振乃避衆獨引其弟英格謂曰今日之事若勝則已萬一有不勝吾必無生汝令介馬遥觀勿預戰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顧戀親戚亟馳馬奔告汝兄頗拉淑于遼繫籍受印乞師以報此讎語畢袒袖不被甲以緼袍垂襴前後心韔弓提劔三揚旗三鳴鼓棄旗搏戰身為軍鋒突入敵陣衆從之希卜蘇從後奮擊大敗之乘勝逐至北隘甸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水為之赤棄車甲馬牛軍食如山和哩布曰

今日之捷非天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雖縱之去敗軍之氣沒世不振乃引還和哩布視其戰地馳突成大路闊且三十隴手殺九人自相重積人皆異之和諾克薩克達自此不能復聚遂各以其屬降于和哩布於是舊部悉歸唯沃呼部人博諾不從結烏春烏木罕舉兵頗拉淑與戰敗之獲博諾獻之于遼拉必瑪察復叛和哩布敗之擒拉必及錫馨子頗克綽歡皆獻諸遼遂與歡都合兵崩東會烏春死烏木罕敗走困破其城盡俘獲之以功差次分賜諸將校軍士馬

壬申七年遼大安八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頤辭遂差管勾崇福宮頤服闋擬除判登聞鼓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故改是命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

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以呂大防兼皇后六禮使**

**夏四月立孟氏為皇后**

后洺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閤門祗候在之女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為皇后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策使蘇轍趙宗景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范百祿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憂變必此人當之

**五月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挾劉摯為朋黨出知鄭州

**遼生**

## 女真部節度使和哩布卒弟頗拉淑嗣

和哩布自嶺東還疾篤弟頗拉淑請後事和哩布曰汝惟後我三年頗拉淑曰吾兄至此亦不與我好言乃叩地而哭和哩布妻納喇氏哭不止和哩布謂曰勿哭汝惟後我一歲耳俄呼弟英格謂曰烏雅舒柔弱若辦集契丹事阿固達能之遂卒頗拉淑襲為節度使和哩布嚴重多智凝寒不縮栗動止不回顧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和哩布因敗為功變弱為強和諾克薩克達烏春烏木罕基業自此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云和哩布有男子十一人其長曰烏雅舒曰阿固達曰威泰曰烏奇邁曰含音曰烏色曰烏哲曰阿庫納曰棟摩曰扎拉曰烏達明年納喇氏果死頗拉淑在父兄時號國相自幼機敏善辦及居位盡心輔其兄諸部之叛立功為多尤能知遼人國政民情和哩布專委以遼事頗拉淑每白事於遼遼

官皆令遠跪陳辭譯者傳致之往往為譯者錯亂頗拉淑欲得自前委曲言之故先不以實告譯者譯者惑之不得已引之前使自言乃以草木瓦石為籌枚數其事而陳之官吏聽者皆愕然問其故則為卑辭以對曰鄙陋無文故如此遼人以為實然不復疑之是以所訴無不如意及襲位時瑪察尚據哲克依水頗拉淑遺烏雅舒阿固達攻殺之獻馘于遼遼以英格為詳袞自是部内平壹日益富强矣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彦知樞密院事劉奉世僉書院事蘇轍范百禄為門下中書侍郎○置廣文館以侍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 秋九月以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自知揚州召還 冬十二月以蘇

軾為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貶賈易知宣州侍御史賈易劾軾在揚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豐之政其弟轍早應制科試文謬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昔皆誹謗先帝無人臣之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喻太后薄易之為人出知宣州蘇頌上言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為州與呂大防力爭太后不聽

癸酉八年遼大安九年春三月蘇頌罷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附呂大防劾頌爭賈易事為稽留詔命頌遂力求罷頌器局閎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

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

范百禄罷○詔御策進士復兼賦詩論

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大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者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

夏四月夏人乞以蘭州易塞門砦不許○五月貶董敦逸黃慶基為轉運判官

敦逸慶基為御史言蘇軾昔為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强兵鞭撻不庭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

議多所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寛厚天下悦服未有以為謗毁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宫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為謗毁先帝者也比惟元祐以来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揺朝廷意極不善蘇轍復奏曰臣嘗取凡軾所撰吕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凡軾亦豈是謗毁先帝者耶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政但未暇改爾元祐更改葢追述先帝美意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砦以地界未定累遣使以為言詔二府議燾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以引拔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録具

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壽笑曰壽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賢愧多矣帝嘗令密訪人材壽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固問之壽曰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

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于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冊寳于文德殿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絶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

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六人復職蘇軾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范祖禹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然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會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

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誠薄俗韓忠彦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保祐九年陛下尊而報之唯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人謂其人宜復用其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帝不納

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

畏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疏進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任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

詔復章惇呂惠卿官秩貶樞密都承旨

劉安世知成德軍安世諫不可復二人官故也

甲戌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潤甫嘗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葬宣仁聖烈皇后○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呂大防罷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来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遂罷策進士

于集英殿蘇轍罷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問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興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黜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于前子救

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攬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輒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輒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

訶叱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紹述論興國是變矣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諭曾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五徙知江寧府過京留拜承旨

翰林學士范祖禹乞罷許之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悦祖禹遂乞郡乃知陜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

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元豐末商英為開封推官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詣執政求進且為度詞貽蘇軾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覬薦于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帝親政召為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且論内侍陳衍以搖宣仁后至比為呂武云

夏四月貶知定州蘇軾知英州御史虞策言軾行呂惠卿誥詞訕謗先帝詔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策等即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納

詔改元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

以王安

石配享神宗廟庭○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時帝有復熙寧元豐之志首起惇為相惇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恊謀朋姦報復仇怨矣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纉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

范純仁罷帝召章惇純仁請去益力乃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

天下士使知出其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耶

**以蔡京為户部尚書** 自成都召還

**以林希蔡卞為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㑹希赴成都過闕惇乃命之俾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賢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矣

**復熙寧免役法** 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乞早裁定之右司諫朱紱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斂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為裁省中書言自行差役法十年民間苦于差擾前後議者紛紜變更不一未有底止章惇請復行免役法詔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户部尚書蔡京請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役司馬光

章惇所見不同蔡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蔡卞請重修神宗實録從之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録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册而實録所記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使後世無惑詔卞兼同修國史重修之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録文飾姦偽芟落事實盡改正史閏月復以陸師閔等二十三人提舉常平等事○罷十科舉士法從井亮采之言也以安燾為門下侍郎○復義倉○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章惇惡其不附已修復熈豐之政故也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詩賦羣臣多言

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乃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廷試仍對策云　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立宏詞科帝謂制科試策與進士無異欲罷之會殿中侍御史郭知章校制科策因言先朝既策進士即罷制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與帝意合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遂改置宏詞科歲許進士及第者詣禮部請試如見守官則受代乃請率以春試上舍生附試不專立院也所試章表露布檄書用駢儷體頌箴銘誡諭序記用古體或駢儷惟詔誥赦敕不以為題凡試二日四題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中程則上之三省覆試之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詞藝超異者奏特命官　劉奉世罷　奉世天資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

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張商英請看詳元祐奏疏從之張商英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勘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撿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于是命官編類司馬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

鄧潤甫卒○嗣濮王宗暉卒以其弟宗晟嗣○復以黃履為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

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六月以許將為尚書左丞○安置知英州蘇軾于惠州來之邵論軾詆斥先朝也軾至惠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除進士用王安石字説之禁從大學博士詹文之言也高麗王運卒子昱嗣○秋七月追奪元祐宰執司馬光吕公著王巖叟贈謚貶吕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官詔諭天下臺諫黄履周秩張商英翟思劉拯上官均来之邵井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斵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

謚什所立碑奪嚴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乃與立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合揭牓朝堂置餘人不問乃下詔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輕重議罰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

八月遼

生女直部節度使頗拉淑卒弟英格嗣頗拉淑病將死嘆曰我兄

真多智哉既卒英格襲節度使以兄和卓子薩哈為國相九月復罷賢良方正等科○罷廣惠倉○罷廣文館○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若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上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而泣帝正色不荅乃去冬十二月重脩神宗實録成以蔡卞為翰林學士安置元祐史臣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于永澧黔州卞進神宗實録於是祖禹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録數與祖禹等爭辨以隱王安石之過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

乙亥二年遼壽隆元年春二月居祕書監呂大防于安州以監修神宗實録詆誣貶秩分司南京安州居住三月嗣濮王宗晟卒以其弟宗愈嗣○夏四月置律學博士○秋八月嗣濮王宗愈卒以其弟宗綽嗣○九月有事于明堂赦○冬十月鄭雍罷○以許將蔡卞為尚書左右丞○貶内侍陳衍監郴州酒税初衍以梁惟簡薦主管高韓王宅累轉左藏庫使宣仁后崩出為真定路都監侍御史来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呂大防詞臣蘇軾衍坐貶惟簡以援引除名安置全州梁知新張士

良以黨附皆黜高麗王昱有疾遼命其子顒權知國事○贈蔡確太師謚忠懷論定策功也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安民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邪惇益怒安民復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數十上度終不能回帝意遂乞外帝不許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為比帝為漢靈帝帝微怒安民不辨賴安燾力救得免安民復論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

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寤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測而安民獨言之未見信也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凡弟會安民上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出監滁州酒稅安惇營救不克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商英黨章惇以攻安惇帝不直之遂免

十一月安惇罷惇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覬其助已而惇不下之遂有隙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惇言于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按牘㨂之以白帝惇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惇與之表裏

出知鄭州貶知陳州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肆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為上疏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

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丙子三年遼壽隆二年春正月韓忠彥罷○二月嗣濮王宗綽卒以其弟宗楚嗣○夏人入寇圍塞門○遼生女真伐赫舍哩部阿蘇阿蘇奔遼英格襲節度使錫馨水赫舍哩部阿蘇貝勒有與忠英格賜以緞馬深加撫諭阿蘇受其賜而謀益甚英格召之阿蘇不往與同部人穆都哩貝勒等作難英格自將由馬紀嶺代之復遣薩哈由和掄嶺以進薩哈攻通思城克之英格至阿蘇城阿蘇聞之與弟達呼布往訴于遼遼為之遣使止英格勿攻英格不得已留和卓守阿蘇城而還會于屯水圖嚕庫水

赫舍哩部人阿勒班及舒嚕阻五國鷹路執殺遼捕鷹使者遼命英格討之入其城出遼使存者數人

秋七月夏人寇順寧砦○安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賀英州元祐中民間騰傳宫中求乳婢祖禹安世聞之同入諫宣仁后曰無之乃止時劉婕妤專寵内庭章惇蔡京怨二人欲害之乃言乳婢斥婕妤也請治之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謫授昭新州别駕賀英州安置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别白是非不少借隱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析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能過也八月遼生女真伐其屬部埒克等平之烏庫哩部埒克卓多達薩塔通恩四人起兵作難英格使都統薩哈副都統希卜蘇及阿里罕威泰等伐埒克卓多等們圖琿實圖美伐達薩塔阿固達

伐通恩獲通恩達薩塔埒克奔遼于是諸部悉平

九月廢皇后孟氏為仙師出居瑤華宫時劉婕妤以明艷寵冠後庭嘗同后朝景靈宫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訶之婕妤不顧閤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宫后坐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取座與后等后閤中不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撤婕妤座矣婕妤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宫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宫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爇符於帝前宫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為后禱祠

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録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搆成是獄天下冤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嘗閲録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録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邈川首領阿固達卒

○冬十月夏主寇鄜延陷金明砦

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

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絶至延州北五里十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鋭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皇城使張俞死之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即引退

以龔原為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及原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丁丑四年遼壽隆三年

春正月以瞎征為邈川首領瞎征阿固達子也性嗜殺部族携貳大酋心牟欽氊等有異志以瞎征季父蘇南黨征雄武譖殺之其黨皆死獨巄酋籛羅結

得逃以董氈踈族溪巴温居隴逋部河南諸羌多附之乃往依焉遂奉溪巴温之子杓拶據溪哥城瞎征攻殺杓拶鑁羅結奔河州焉

李清臣免

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當帝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彌縫俾日邇忠讜疏絕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隙國是羣姦嗣之重為薦紳之禍焉

二月追貶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王巖叟趙瞻傅堯俞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有差

三省言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

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夏人寇綏德城

○復元豐榷茶法○復罷春秋科○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劉奉世及王汾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行至虔州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渭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凫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摯為舒鼎州團練副使轍燾

為化雷州别駕純仁為安武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為光禄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郴州黜韓維王汾落職致仕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復命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吴安詩秦觀十七人于通隨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横等州居住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别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摯燾皆卒于貶所天下惜之○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純仁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

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嘗戒諸子曰不可小有不平也每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蓋以為命也

以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是歲卒

左司諫張商英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也是歲薨年九十二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林希同知樞密院事

初布

附章惇覬引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不平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初希為中書舍人凡推明紹述貶黜元祐羣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斥宣仁后為老姦擅國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徙蘇軾于昌化軍范祖禹劉安世于賓高州**坐元祐黨再安置也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軾至僦官舍以居有司以為不可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因與幼子過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焉

**三月夏人寇麟州遂襲葭蘆張構敗之○蹇**

序辰請編類元祐宰相司馬光等章疏從之 章惇議遣呂升

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惇志不快于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葢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按牘散在有司若不彚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入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章惇蔡卞請帝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司馬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凡一時施行文書攟拾附著纖悉不遺凡四十三帙上之由是搢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薛昂林自又乞毁資治通鑑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免 童楶帥師城平夏 楶知渭州

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峡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来襲楶迎擊敗之二旬有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絶夏人歲賜而命沿邉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夏人大懼

高麗王昱卒子顒嗣○夏四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

初恕久斥外郡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之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要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證及確卒帝臨奠確子渭於喪次闌訴乃贈確太師起恕知青州章惇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追

## 貶元豐宰相王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為司戶參軍

邢恕

嘗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及恕為中丞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棫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為萬安軍司戶司馬光崖州司戶呂公著昌化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 貶朝議大夫

致仕韓維為崇信軍節度副使以其朋附司馬光也踰年卒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嗣濮王宗楚卒以其弟宗祐嗣○秋八月以世開為安定郡王燕懿王德昭曾孫也王愍復宥州愍鄜延將也冬十一月編管元祐講官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欲入內別叔母亦不許復立市易務○戶部上天下民數主客戶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丁三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播州夷楊光榮內附

戊寅 元符元年 遼壽隆四年 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 二月嗣濮王宗祐卒以其弟宗漢嗣○三月下文及甫同文館獄遂殺內侍陳衍于崖州錮元祐宰執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安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進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劉摯呂大防同相文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

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吕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彦尚主其凡忠彦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且加司馬光吕公著以凶悖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翰林學士蔡京諫議大夫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彦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凡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以族罪遂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吕大防等交通内侍陳衍張士良輩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為傾揺之計於是疏隔兩宫斥隨龍内侍劉瑗等以去陛下腹心廢顧命大臣蔡確等以翦陛下羽翼縱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為馬比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大

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劉摯王巖叟已薨于貶所京等所奏不及考驗乃下詔誅陳衍于崖州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三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州光庭巖叟並勒停諸子官職祖禹未行而卒安世獨赴貶所章惇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脅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蔡京覬求執政故治同文館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蘖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

館獄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寤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鄱隨覘知之密語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夏四月安定郡王世開卒○林希免

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密間己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恨惇不引居政府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免之

作顯謨閣

蔵神宗御集也

五月受天授傳國受命寶于大慶殿赦六月改元

四月壬寅學士院上寶璽靈光翔鶴樂章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段義絹二百匹授右班殿直六月戊寅朔改元

秋八月改熈河蘭岷路為熈河蘭會路○九月編管

杭州通判秦觀于橫州觀豪俊善文為秘書省正字坐黨籍出通判杭州又坐增損實録斥居橫州徙雷州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嵬名阿埋夏人陷平夏知渭州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主震駭捷至帝為御紫宸殿受賀楶在涇原久時夏人肆暴邊吏畏愞楶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割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敗夏人不復振

二年已卯遼壽隆五年夏永安元年春二月詔許高麗遣士賓貢○夏國母梁氏卒遣使來告哀詔卻之○三月遼使蕭德

崇来夏人告敗于遼以求援遼主為遣僉書樞密院事蕭德崇来請緩師仍獻玉帶夏四月郭知章如遼報使五月置西安州即南牟會新城也秋七月王贍克邈川首領瞎征自青唐来降詔以胡宗回為熈河經略使餞羅結之奔河州也説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贍引兵趨邈川欽彪阿成以城降贍留屯之瞎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脱身自青唐来降于贍詔以胡宗回帥熈河以節制之八月初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熈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隷之建葭蘆砦為晉寧軍○特授吕惠卿檢校司空惠卿時知杭州九月夏人来謝罪子茂昭生立其母

# 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内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宫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昭帝大喜遂立焉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抵其狂妄命御史石豫左膚鞫之乃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顔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乞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浩為正言晝適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

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及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絶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又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予雖有親然移忠為孝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又有曽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史中丞邢恕免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遂搆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為中丞閏月黃履罷坐救鄒浩也

青唐復叛王贍討之首領隴拶以城降詔以青唐為鄯州王贍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宗哥為龍支城羌尋叛贍棄鄯州而還瞎征既降于王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於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氊迎溪巴温入城立木征之子隴拶為主其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熙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贍遂攻隴拶隴拶與心牟欽氊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

瞻擊破之殺心牟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既而瞻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䥫羅結欽氊等因請歸帥本路為倡瞻許之䥫羅結歸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各帥所部兵來援力戰敗之圍始解瞻因棄青唐而還羌酋郎阿章復叛胡宗回遣王吉种朴等討之相繼陷没將士奪氣於是轉運使李譓劾瞻盜取二州財物因此致變曾布亦言瞻創造事端謫于房州

廢廓州為寧砦城○安惇請看詳元祐訴理事從之

中丞安惇言神宗厲精圖治明審庶獄而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皇子重茂卒○冬十一月以綏

德城為軍○暨夏平夏人屢敗遣其令能嵬名濟等来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獲少安

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蔡京既上內外學制頒諸天下矣然三舍之法獨行于太學至是初令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考選升補每州上舍生一人內舍生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生三試不升舍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至則補外舍生諸路選監司一員提舉學校守貳董幹其事

庚辰三年遼壽隆六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皇弟端王佶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

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哲宗沖幼踐阼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及舊姦復用假紹述以反前政報復善良黨籍禍興國政以敝焉

以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二月立順國夫人王氏為皇后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女也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右丞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

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進焉三月詔追封宣祖以下子孫三十三人為王女為公主以西蕃隴拶為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瞎征為懷遠節度使知湟州貶胡宗回知蘄州安置王贍王厚于嶺南王贍既棄青唐溪巴温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有乃復以命二人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自縊而死詔求直言以崔鶠為相州教授以四月丁酉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書曰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未暇一二陳之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

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故責授朱崖軍司户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令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畧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徳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

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耶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欝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

以世雄為安定郡王（世雄燕懿王德昭曾孫也）三月召龔夬為殿中侍御

史陳瓘為左正言鄒浩為右正言韓忠彥曾布共薦之也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竒同知樞密院事○大赦大赦天下應元符二年已前係官逋負悉蠲之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制詞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

識面足矣因遺上醫視疾疾尋華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曰盖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曰未解疆塲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言不及私明年正月卒于鄧年七十五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寛簡誼之所在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之坐隅○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朝奉郎提舉玉局觀明年七月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文皆可

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鮮矣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罷編類臣僚章疏局○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還居禁中**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焉

**蔡卞有罪免**

卞專託紹述之説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殿中侍御史龔夬論惇卞之惡且曰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

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釆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

**御史中丞安惇有罪免**

惇為中丞屢興大獄士大夫或千里赴逮訴理書牘被禍者至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為二蔡二惇之謡至是召鄒浩為右正言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為不可復用惇懼乞罷遂知潭州

**詔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

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邢恕有罪均州安置恕知南安軍右正言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秋七月皇太后詔罷同聽政○八月作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神御也復建重光殿于其西以奉哲宗葬永泰陵○九月章惇有罪免惇為相專圖復怨任黃履来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臺諫之任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轝陷澤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冬十月夏人来貢○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歸田里時元祐訴理之人咸被昭雪凡七百餘家右正言陳瓘上言無罪者既蒙

昭雪則看詳之官如蹇序辰安惇等傳致語言指為謗訕安可不加罪乎序辰與惇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因謂訴理之事形迹先朝遂使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有罪免

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蔡京蔡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鋭於改作日夜交結内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煆煉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寘門下賴其傾險以為腹心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

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

章惇有罪貶為武安軍節度副使居之潭州

陳瓘等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取宣仁后垂簾時臣庶陳述及訴理得罪于熈豐之間者章疏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之罪責其受禍者八百三十家加以剝皮刻膚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宜加深譴於是貶惇武安節度副使居于潭州

以韓忠彦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令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鋭意圖治延

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嬿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凡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来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以慟哭比来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罷平準務○林希有罪貶知揚州右正言陳祐論知大名府林希黨附權要託意詞命肆言醜詆之罪故也

十一月詔改明年為建中靖國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

以安燾

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純禮
為尚書右丞○出宮女六十九人○遼封高麗王顒
為三韓國公○遼生女真部伐阿蘇城取之和卓守阿蘇城
穆都哩降之阿蘇在遼遼為使使命英格罷兵未至
英格使烏凌阿舒嚕往佐和卓戒之曰遼使來罷兵
但換我軍衣服旗幟與阿蘇城中無辨勿令遼使知
之因戒和卓曰遼使可以計却勿聽其言遽罷兵也
遼使果來罷兵英格使呼嚕密遜二人與俱至阿蘇
城和卓見遼使詭謂呼嚕曰我部族自相攻擊干汝
等何事誰識汝之太師乃援槍刺殺呼嚕密遜之馬
遼使驚駭遽走不敢回顧徑歸居數日破其城執達
呼布殺之阿蘇復訴于遼遼遣奚節度使伊里來英
格至拉林水見之伊里問阿蘇城事命英格曰凡攻

城所獲存者復與之不存者備賞且徵馬數百匹英格與其下謀曰若償阿蘇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用也乃令矩威圖塔兩水之民陽為阻絕鷹路復使布古德部節度使言于遼曰欲開鷹路非生女真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為英格謀也信之命英格討阻絕鷹路者而阿蘇城事遂止英格聲言平鷹路畋于土温水而歸遼使使賞其功英格令普嘉努以遼賜物給矩威圖塔之民且修鷹路而還